



SINOL
UNPO
207
22 2009

我们的宣言：

打工诗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

打工诗歌：与命运抗争的一面旗帜！

我们的心愿：

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
为漂泊的人生作证！

刊名题词：杨 牧

理论顾问：张德明 柳冬妩

打工诗人QQ群：61128734(已满) 打工诗人2群：65482321（申请这个）

本报网址：http://tw.netsh.com/eden/bbs/710205/

中国打工诗歌博客圈：http://q.blog.sina.com.cn/dgsr

出版日期：

中国
2009.6.30
广州

投稿邮箱
dgsr@263.net

打工诗人

杨牧题



2001年5月31日创刊

中国·南方
《打工诗人》

打工诗人编委会 主办
总第22期（内部交流）

本报编委：许 强 徐 非 罗德远 任明友 张守刚
许 岚 王甲有 黄吉文 李明亮 张绍民 李竺歌

全国各地联络点（特约编委）：陈忠村 汪 洋 程 鹏 张五扬 黄荣东 刘跃松 李福登 张国良 王晓忠 郑建伟 王 辉 韩文建 雷元胜 知 闲 倪 言 唐以洪
周大强 唐 诗 张东吾 封志良 白治兴 刘小雨 邢建军 冷 峻 王新荣 冬 子 蔡佐军 陈三界（欢迎没建立的省市继续申请，共同完成我们打工人共同的事业）

打工诗歌，
打出一片诗歌的天空！

李小雨

《诗刊》常务副主编李小雨老师题词

公 告

经本报编委会研究决定：
聘安子任本报顾问；
聘李斌平任本报编委。
特此祝贺！

《打工诗人》编委会

热烈祝贺本报编委李明亮被
聘为浙江省文学院2009年签约
作家。

在异乡死去的人

如果能躺着回去
那真是很幸运了
在熟悉的乡音里最后一次睡去
在一抔黄土里
用206块骨头写三个字：
回来了

更多时候
他们和异乡的尘埃一起
在一缕轻烟里
让风，把一粒粒细小的心结
往故乡吹

蛇皮袋

千万条塑料纤维，交织
上面印着粗大的字：
碳氮、过磷酸钙、复合肥
尿素、猪饲料、鸡鸭鹅饲料……

它们在完成一次粗糙的包装之后
被节俭的父母放在清水里洗净
挂在树枝上晾干

每次短暂的春节过后
在漆黑的凌晨
我都会挑着两个沉甸甸鼓囊囊的蛇皮袋出门
“妈，我走了”——
我说得那么轻松，不再看母亲一眼
似乎这里的一切不再和我有关

七八里的山路
父亲一直用手电照着我脚下的一圈土地
或者过来抢我肩上的担子
看见有积水的小坑
他就马上喊：这里有水，招呼点！

到了公路，父亲把我们送上车
从蛇皮袋中间抽出那根光滑的扁担
然后嘱咐：

不要把袋子弄丢了，里面好多东西呢

蛇皮袋跟着我一道进城
他浑身的土味总是在提醒我
我只是被赶到城里的
一株庄稼

赶夜路的乞丐

他匆匆走在公路的一侧
像个回家的人

肩上搭一个蛇皮口袋
手里是一个搪瓷缸和一根竹杖

一辆汽车飞驰而过
强光捆在他的脸上

明亮而温暖的光影里
他用手指挠了挠头发

血压

晚上打电话回老家
年迈的父亲说他身体还好
正准备问一问母亲
就隐隐听到母亲的声音
她让父亲告诉我：
长那么胖，记得哪天去量一下血压

母亲都快70的人了
跟泥巴打了 一辈了文道
担子越来越挑不动了

我从来没想过她的血压
是否跟她的年龄一起攀援而上
而母亲却一直在挂记 我这滴
从她身体分离出来30多年的血

秋天

租房后的水稻收割了

空旷的田野根茎盛开

我借了铁锹整土成畦
并点燃稻草烧土增肥
排上大蒜、种进蚕豆
撒满像小菱角的菠菜籽……
在他乡
这是我种的头茬庄稼

每天下班回来，天已经黑了
但我还是要去摸一摸那一小片黑土
我希望，有嫩嫩的芽
触动 我的掌心

自行车

每天上下班，我都要骑35分钟的自行车
周末到哪里去一下，也是这两个轮子
碾在台州的道路上
路桥，椒江，甚至黄岩……

它的一双手
每天和我紧握在一起
肌肤相亲，磨得发亮

白天，它在工厂的空地上等我
——晒太阳或淋雨
晚上，靠在我的床头打盹

有时我自己就是一部自行车
为了能走得更远
不得不憋足了气

提早返乡的民工

笨重的蛇皮袋里
装着老人的新衣服
装着小孩的新衣服
装着女人的新衣服

只是过年的鞭炮还很遥远
天气暖和得还像秋天

“反正没活干了
不如早点回家陪陪老婆”

他们在候车室拥挤，然后消失
寂寞的乡村正在等着丢失的魂回来

年

小山村早已塞满了年货
和等待舒展的皱纹

万水千山
是一根白发的距离

饱满的泪水
只能在春节的几天假期里斟满

出租房后的空地上
我种的一垄蒜苗
他们每一张青翠的脸
都在热切地等我返城

白连春

一个逆光劳作的泸州农民
他会用心和每一株庄稼交谈

一个游弋于京城的打工仔
自行车载着他缓冲或者起飞

一个写着文字的诗人
每天夜里用体温驱散地下室潮气

一个被叫作“苦瓜”的诗人
他用43年的热爱，熬成了癌

李明亮：七十年代生，安徽宣州人。
1999年南下深圳谋生，现在浙江台州某企业任文化专员。曾获全国首届农民工诗歌大赛一等奖、第三届台州青年文学之星奖等。民间诗报《打工诗人》编委。

春节回家(组诗)

□家禾

之一：水桐木桌

母亲惦着它的出生年月
惦着它，用了一棵上好的水桐
花了一斗米的工钱
母亲说，水桐木桌是相依相伴风雨雨一起
走过30年的亲人
顺着母亲的话，我止不住想起
那年月的小米饭 南瓜汤 大瓷碗 熟透的红薯
变馊的菜，还有咕咕叫的肚子
那年月，趴在水桐木桌上
就想到水桐树，长得又快又高又大
可以做最耐看的木桌
若大的水桐叶后面
每一朵紫白色的水桐花开满希望
我再次坐在水桐木桌旁
感觉父亲仍在木桌纹路的那一头，扛一柄锄头
那锄头仍然闪亮如一弯明白的月光
很远就能照见我小时候的模样
能听到那柄锄头回到堂屋，叩地的闷响
听到粗重的呼吸
粗犷的手掌象粗砂布一样摸到我的脸上
舞动的竹筷迅速扒下一碗艰辛
那一生的，不善言辞的默契
让我再次无语凝噎
竹筷敲着大碗，望着红薯饭咽口水的日子
我们兄妹三人习惯等待父亲
一脚田泥，一身稻香，出现木纹的那一头
象明晃晃的锄头，照亮生活的方向

之二：淘气的孩子们

电视坏了，孩子们一哄而散，他们又回到
按树下去糟蹋鞋子，在伙伴的背后
躲着大人，模仿开冷枪的姿势
模仿爱与恨，模仿英雄的惨叫
模仿上帝，拯救一根枯黄的稻草
他们象极了这一切真相，在雪地
他们围过来，包围冬天，在他们的背后
草垛假寐，鸟迅速飞回现实
他们跑在一群留守老人的前面

追赶着，呼喊者
那来自雪地的名字：桉树、椿树、水桐
橙树……在叶与叶之间，快乐的飞
他们忘记自己的名字，挣脱一切羁绊
象翅膀一样，越飞越高
远到他们的爷爷奶奶，唤也唤不到

之三：给父亲拜年

父亲，我回来了，昨晚的火车
今早到的县城
火车挤呀，这你是知道的
大哥没回来
他没买到火车票
火车票难买，这你也是知道的
二年回来看你一次，请您原谅我
象你临走前嘱托我
好好工作，好好工作
但我仍然没有象你嘱托的那样
荣归故里
我是你的不孝儿子，父亲
高高的山岗，二年不见，漫山遍野的狗尾草
疏远的山道，枯槁的风
摇曳着在岩石与岩石之间的亲情
荒芜太久，二年一次，亲近您
还有您身旁的青松、杉木和灌木
拨不开的杂草象层层思念的累积
拦住我的愧疚，露珠象洒下酒，路被草吃了
这一片树林，听不到鸟叫
只有山风在垛口烈烈地呼喊
父亲，我带来了家里的米酒
自家的猪肉，自家塘里的草鱼，您看
家里什么都有，今年收成不错
村里变化很大，种田不交“国粮”了
宰猪也不交屠宰税了
家里盖了新房子，水泥马路修到家门口
大哥进厂老老实实在上班了
我结婚生仔了
孙子活泼乱跳，快四岁了
别担心我们，您好好保重自己
如果冷就扯把狗毛草盖上

这漫山遍野的草，象您当年守山盖的棉被
父亲，您以村长的身份带领一群幼小的杉木
守护在这里，山被剃了光头，你一定
很失望，固有的表情，铁青，铁青
父亲，我烧下三把纸钱
比我领一年的工资还厚，还大张
请收下吧，像当年我在邮局给您汇款
您从不嫌我汇的少
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寄得多寄得厚
父亲，二年一次呀，您得省点用省点花

之四：灶膛的火

大年三十晚，灶膛象以往一样
亮汪汪的燃烧着节日的气氛
吹火筒烧糊了，铁夹弯了腿，柴刀缺了嘴
狗仔们蜷在母亲脚边感恩地
听母亲回忆往事
母亲在灶膛点燃回家的火光
我们循着这火光照亮的路赶回来过年
火光中的白发，深刻的皱纹，佝偻的背
让我们在任何地方也能看到
母亲正一把一把往灶膛添柴，把灶膛塞满
又塞，浓烟滚滚
咳嗽声 木柴燃烧的嗤嗤声，铁夹的闷响声
吹火筒的呼吸声，混成一曲节日乐章
灶膛的火燃起来了
墙上的围裙，门前的烂泥路
屋檐下的柴禾，嗷嗷待哺的小猪
看家的黄狗、黑狗
都来到灶膛的周围，挤在一起温暖地过冬
只有母亲的手还在冷瑟瑟的井水中
摸着萝卜
年三十，母亲在灶膛守护最后的光火
炒瓜子，炒花生，煮猪脚
灶膛一汪的火，母爱的火
每一块泥砖，每一个瓷碗充满母爱的温度
亮汪汪的火燃着，我们就回来
看着母亲在灶屋，团团转
看着母亲把我当一年一度的贵宾
最隆重、最热情地款待

之五：猫在哪叫

猫，在老屋里，在某个阴森恐怖的影子里
在某种阴阴湿湿的声音里，尖叫，走动
猫，可能在梁上，在伪君子的灵魂里
在老鼠的颂歌里，走动，炫耀
猫，可能在楼板上，与老鼠谈判
可能在屋脊上，小心翼翼地掀开瓦片
用充满邪念的目光，偷看我的隐私
猫在哪叫，一直在叫。窗关了
叫声，在窗外舞动欲望者的舌头
象一束黑光吞下它的影子，只留下
糟蹋过的悲悯，猫窜来窜去
呵走卑贱者的命运，假惺惺地
撕开一张悼词，极尽所能地假装
悲伤，忧患，懦弱。最后，我发现猫
躲在柴垛下，与狗玩成了朋友

之六：烟花闹山村

它们打山那边来，是城市的星星、月亮
它们把城市的夜空也搬来
把幽黑的大幕撕开一道道口子
洒下金色的雨，使不动声色的树
不修边幅的山，蒙上一层厚厚的欢乐
这是烟花，象从城里打工回来的山妹子
穿回了城里的花衣裳
换了城里的墨镜，改了城里的洋名字
花了槐树的眼，醒了椿树的梦
它们在广阔的天空任意挥洒豪情
抒发感慨。它们在幽幽的山路上
探询未来。那些黑压压的，压在屋顶的
疼痛的黑，冬眠的暗语，刹那间留下
一道道被划过的痕迹
它们用最灿烂的话语，烧下幸福的火花
撒下快乐的种子。它们象预言的兑现
兴奋的绽放，勾起炉火的妒嫉
使每一束目光，每一双手，触摸到
春天最美好的梦境
烟花一束束，打开村庄的梦想，在天空
描绘一幅未来的蓝图

之七：孙子之想

炭火，把窗子的脸映红了
把亲情燃烧得暖洋洋的
风的手也越来越暖和

初一的太阳没有在天空
被我们关在屋子里
慢慢地烤着冬天的往事
雪正凝结成一块一块的思念冰块
孩子们吱吱嘎嘎踩着
节日的祝福，把一行行小小的脚印送到门前
孩子们拜年来了，又走了
他们要麻糍，要鞭炮
又一批孩子拜年来了，又走了
他们要糖果，要红包
孩子们带来了笑，枝叶叶和祝福
母亲微笑着派完
最后一个利息，说完最后一句
祝孩子们快快成长
就愣在门前，象那棵瑟瑟发抖的苦楝树

之八：猪栏倒了

猪栏倒了
猪们解放了，自由了
两头猪，一头奔向地里，一头奔向山岗
猪在田野，在山岗舞蹈
猪的命运被山上来的风解释
这臭气熏天，大雨大漏，小雨小漏
的猪栏，母亲说猪在坐牢
多少忠诚的猪，憨厚的猪，可怜的猪
在这里，度日如年
过的都不是猪过的日子
母亲说，真难为这些猪了
喂了一辈子猪
不能为猪改善住宿条件
母亲抹了一把心酸的泪
猪用它们充满斗志的嘶嘶咬命运
战战兢兢，猪一代又代在砖墙上刻下斗争的牙痕
猪栏倒了，这是猪的胜利
我们为猪祈祷，我们为猪鼓掌
我们从牙缝里省下钱
为它们建一个新家，垫上一些干干净净的草
让猪跟着我们过一个快快乐乐的冬天

家禾：原名王甲有，男，湖南衡阳人。
《打工诗人》编委。于《诗刊》《诗选刊》
《星星诗刊》《绿风诗刊》《知音》《羊城
晚报》《湖南日报》《佛山文艺》等刊物发表
诗歌200余首，著有诗集《雪地玫瑰》，管理
专著《职业经理人面试实录》。现在广东
打工。



《打工诗人》：【团结中国一切具有打工身份的诗人】 【团结中国一切写作打工题材的诗人】





人蚁 徐俊国 作



□徐俊国

人蚁住在××街道××路××号，
人蚁住在××镇××村××胡同，
人蚁有许多名字许多长相我怎么也记不清。
人蚁笔画简单，人是人民的人，蚁是蚂蚁的蚁，
每次写下这两个字我的胃都会痉挛。
这当儿人蚁正蹲在秋风中吃午饭，
鱼刺卡住了他的喉咙他咔嚓咔嚓直咳嗽，
不到一分钟他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重新钻进生活的麻袋。

人蚁挖土豆时挖到了一曲《好日子》也挖断了一根手指，
他在租借的屋檐下抱着下岗的老婆和失学的孩子瑟瑟发抖，
他提着空空的塑料袋垂头丧气地走出金帝购物广场，
忽然想起新婚的床单还晃荡在破旧的晾衣绳上，
抹抹眼角的耻辱与憋屈飞快地跑向雨中。

人蚁在红绿灯闪烁下慌慌张张地摆地摊，
人蚁给人蚁短斤缺两，往眼里揉沙子，往良心中注射脏水。
人蚁加上人蚁，市俚乘上市俚也抵不上一个贪官胃里的一根金条。

人蚁名叫刁富贵，五十八岁在某沿海城市打工，
除夕夜因为三百三十三块钱的工资用砖头拍死了包工头和他的情妇。
人蚁名叫袁小柴，只有十二岁，
发育不全的脑袋本该被阳光轻轻抚摸。
十二岁的他现在已经从矿难中扒出来，
成千上万只蜜蜂唤不回他的魂灵，
被压扁的安全帽上还残留着黑暗、恐惧与惨叫。
一封字迹歪扭的家书藏在鞋底里：

“奶奶，过清明了，这儿没雨，
我想家，但无法回去给爹妈上坟……”

人蚁是大海中的一滴咸，人蚁是山楂树上的那颗酸，
人蚁是苦瓜里的苦，葫芦里的糊涂，
人蚁在漏雨的工棚里做爱享受到五分零三秒的甜。
人蚁背着一个冤枉抱着一个愤怒长跪在良知和道德面前，
他眼泪汪汪，横竖不说一句话，
他在碗沿儿和锅盖上没白没黑地爬来爬去，
人蚁啊，你的背上驮着一百斤希望一千吨辛酸。
人蚁啊我爱你，就像人民爱人民。
人蚁啊我爱你，就像蚂蚁爱蚂蚁。
你是我歌声里的骨头——我爱你！
你是我心脏中的血肉——我爱你！
你听了听新闻看了看苍天，你解不开眉头间的锁。
你掐灭了烟头用脚碾了碾，忽地站起来，
你用沾满泥巴和草屑的大手拨开我的话筒堵住我的镜头，
大声吼道：“滚吧！再不滚我就摔碎你的钢笔打断你的狗腿！”
人蚁啊人蚁，我是你的儿子你的当了记者的儿子，
你让我怎样才能拯救你？
人蚁啊人蚁，你眼泪汪汪横竖不说一句话。
阳光用巨大的阴影罩住了我亲爱的蚂蚁，
我亲爱的蚂蚁愣愣钉在那儿横竖不说一句话。
人，人民的人；蚁，蚂蚁的蚁。
人民啊人民从来不会哭泣与咒骂，
蚂蚁啊蚂蚁只相信勤劳的汗水，隐忍的地瓜花。

十平方米，十户人家

□许强

我不愿回忆 我不愿一幅图
活生生地撕开我和一代打工人心中的伤疤
让这么多人看着 看着我们明目张胆地疼痛

看着我们灰暗的眼睛 和缩手缩脚的人生
以及那些隐藏得很好的呻吟

十平方，十户人家，二十几个人的呼吸
这夹牢的人生 夹牢的呼吸
我们把自己压缩，压缩在一个小小的火柴盒中弯曲着

我们把房租压缩 我们把自己的天空压缩
我们恨不得把自己压缩，压缩，再压缩
把自己折叠，折叠，再折叠

直到象一张小小的邮票

我不愿回忆，一个叫许强的人不愿回忆
不愿把一桶又一桶的辣椒水猛烈地
浇在和自己相同命运的一代打工人的伤疤上
但我们的一生却无法撕下这一页活生生的日历
无法撕下烙焦的皮肤

我们把自己沙哑的吼叫压缩为一滴透明的泪水
我们把自己的乡愁压缩为一枚5瓦的昏黄花的灯泡
这黑黑的盒子，永无天日，压缩着二十几个人的天空，和梦想

我们也是人啊！我们也要活着……



(1997深圳 10平方米10户人家 张新民 摄)

那些被忧伤踩痛的地名（组诗）

□张守刚

——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来清洗记忆

——题记

火石溪的稀泥

扑通一声
我又掉进路边的稀泥里
肩上的担子沮丧地倒在一旁
父亲骂骂咧咧
我红着脸
用手擦身上的泥
却越擦越多

这是开县的火石溪
山很高很陡 路很窄很滑
脚上已经破旧的解放鞋
胆怯 常常颤栗
在泥里打滑

那年的秋天多风多雨
我刚刚从学校出来
陪父亲挑山货去很远的山里
在火石溪的稀泥里折腾
我更加清楚地看清了
生活的本质

湖北瓦庙，碎石厂

一九八九年，我在湖北京山县的行踪
被一个叫做瓦庙的小地名切割
碎石厂穿着破旧单薄的衣裳
在漫天飞扬的尘土中
我推着那辆快要散架的斗车
里面躺着的石头不是石头
它们是魂飞魄散的山岗
穿过轰鸣的粉碎机
山不断地矮下去了

我常常在炮声隆隆的间隙
细细抚摸带血的手指
我不知道
它们卑微的忧伤
究竟和一张工资单
有多远的距离
可是我清楚地记得
那一年的湖北瓦庙
有多少人在飞沙走石中血肉模糊
又有多少人在山体破碎中命丧黄泉

坐船到宜昌去

穿越三峡
客船在江中停停走走
坐廉价的散席
夜半被降温的江风喊醒
航标灯明明灭灭
闪烁着夜的眼睛
看不见夔门欲合还开的样子
看不见神女千年的等候
只剩下重重叠叠的黑影
在不断地后退

大公桥码头到了
在宜昌的清晨
我揉着陌生的眼睛
被小偷光临
身上的两枚硬币
带走了我的一丝体温

在五峰长阳的山水间

这里是湖北
五峰和长阳两个县的距离
被我一双草鞋丈量
中药材是否能安抚天下
我在那些乡村医生的
望 闻 问 切里一知半解
他们品尝药草的样子
是从乡间出土的
皱一皱眉头
生老病死的人生
他们能把握吗

蛇皮袋子里的药材越来越少
肩上的担子却越来越重
翻过一座山有一座山
我们的脚下或者眼前
总是浮现
一个人在生命中的轻

渔关

一辆长途跋涉的汽车
颠簸之后 暂停
渔关车站旅社毫无保留地
盛装了我的疲惫和忧郁

这里是湖北五峰县的一个小镇
老实巴交的道路
将我们收复 欲擒故纵
也许是没有看见水
我看见众多干涸的人和事
在渔关的车站
匆匆路过 不留痕迹

枚二庄

沥青路和机耕道切割的枚二庄
不是一个人的名字
眉清目秀的小小村庄
在那年的风雪里
挽留了我匆忙的脚步

枚二庄旅馆散淡的光线里
吊罐中的腊肉缕缕飘香
清纯可人的女子婷婷婷婷
她迷人的酒窝
盛满了那个冬天的温暖

那年我学会喝酒
她的笑容是很好的下酒菜
我宁愿忘记自己漂泊的身份
在虚浮的光阴里
假想懵懂的爱恋

蒿坪

两条蛇皮袋子在扁担两头晃荡
从右肩到左肩
再从左肩到右肩
我感觉肩上的茧破了
我不能说痛
蒿坪的天快黑了

蛇皮袋子里的中药材
在暗自窃喜
我陪它们翻山越岭
踩破草鞋
黄连太苦
甘草带着泥腥的甜
当归不温不火
适合补血益气
我借着手给我的力量
在蒿坪的暮色里

寻找这个夜晚的出处

蒿坪 湖北五峰的一个小小乡镇
多年以后
我在地图声仍无从查找
它的山路弯弯

车过衡阳

这是衡阳雁去无留意的衡阳
它无数次在车窗外急驰
或者短暂停留
火车或者汽车
南下或者北上
多么像我无法确定
却又一直延伸的漂泊

总是来不及
记清它的模样
也许只有一个名字就够了
就让它搁在
我雁去无留意的旅途

天水的麻花

仅仅是经过那里
也许连车辙也不会留下
那年的甘肃天水
我不知道的拥挤来自春运
在黑压压的火车站广场
饥饿 疲劳 惊慌 愤怒
一步一挪的旅途
五天五夜的挤压
我们像一口痰一样
轻易被吐掉

“麻花，麻花
又香又脆的麻花”
两天两夜的麻木饥饿
再次袭来
我省下了吞口水的力气
咀嚼 吞咽
来不及体会麻花的滋味
一辆闷罐车就将我
再一次挤进摇摇晃晃的旅程

你一年 从达县到蒙古

我被迫在天水作短暂停留
一截五毛钱的麻花
扶起我 穿州过府 □齿留香

江口·小河街127号

我不能好了伤口忘了痛
必须再次写下它
神情凝重地写下它
江口小河街127号
昏黄的灯光下
少不更事的人
冲压 拉伸
机床的轰鸣声从那一刻开始
穿越我的心和肺
一刻也不曾停下
光知道疼痛是没有用的
不用举起残损的左手
我已将自己
彻底地抚慰

垫江

我必须穿街走巷
在每一个地方细细打量
才能将自己推挤出去
汽车配件——空气滤芯器
在肩上摇摇晃晃
过滤着我急促的呼吸
用陌生的眼猜测去向

垫江 川东的一个小县城
在1993年冬日的阳光里慵懒
翻山越岭之后
我看见
陡峭的大街 拥挤的人流
他们用陌生的目光
揣摸我的身份
其实我就是一辆
加大马力的汽车
在不可预知的路上
横冲直撞

蒙古：乌达的黑

慢吞吞的火车
五天五夜才把我扔在
正月的乌达
银妆素裹的原野
看不清我该去的方向

雪化了
突然而至的黑遍处都是
暗含着燃烧的煤
一声不吭
潜伏在大地的心脏

裸露在外面的
是那些走动的民工兄弟
他们黑得只剩下
看路的眼神
却怀揣激情
就要点燃朴实的生活
我还认得出自己
那个有些弱不禁风的是我
像一小块煤
站在山一样的煤堆上
让人看不清楚

1992年，在蒙古乌达
我深入浅出
和煤对话
更加看清了生活的本质

走进坦洲

1994年1月的冰天雪地里
瑟缩着我落魄的流浪
云阳码头 轮船的汽笛响起
冰冻的长江水
浮着我失意脸
摇摇晃晃中
那个模糊的身影
在岳阳上岸

一辆风尘仆仆的汽车
呕吐一样
把我抛在坦洲的午夜
身上仅存的两枚硬币
告诉我 饥饿已防不胜防
它的真实可靠深入肌肤
和那个夜晚的冷一起
在坦洲的黄桷树下蜷缩
我的睡眠好宽
我的房屋好大
查房的人来了
生硬的普通话咄咄逼人
一叠疲惫的车票
证实了我
诚惶诚恐的最初闯入

张守刚，生于70年代，重庆云阳人，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1994年南下广东打工。在《诗刊》、《诗选刊》、《诗潮》、《诗歌月刊》、《作品》、《四川文学》、《中西诗歌》等报刊发表诗歌五百多首，有作品入选《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中国诗选》、《现代诗三百首笺注》、《年度最佳诗歌》（连续7年辽宁版）等选本。出版有诗集《工卡上的日历》。民间诗报《打工诗人》编委。

一个打工妹的月财政预算

□王述东

7月31日发工资共780元
还上月借表姐的100元
8月1日寄回家600元
从工厂到邮局来回车费共4元
8月份共31天
中餐晚餐在厂里吃
早餐每天1个包子+1杯豆浆共1.5元
31天x1.5元/天=46.5元

买牙膏3.5元，洗衣粉3.8元
洗发水，沐浴露，纸巾上月有结余
本月不用买
这样还剩22.2元
夜宵每天1个包子0.5元
0.5元/天x31天=15.5元
“昨天下班上街，
街头的一家服装店清仓大甩卖，

有条裙子好漂亮哦，
大减价只要20元。”
工友兴奋的对她说，
“如果8月份不吃夜宵，
那么那条漂亮的裙子……”
想到这里，
她心里美滋滋的……

矿工的牙齿（外二首）

□刘刚

矿工的牙齿
永远是最白的
即使一天 两天没有刷
每天在杂乱的鼠洞里穿梭
他把殷红的血流在里面
他黑色的 白色的头发落在了里面
他磨掉了一层层的老茧
他倒掉剩余的茶水
还禁不住在里面小便
这一切都被染成了煤的颜色
以每斤两两三毛的单价出售
矿工露出洁白的牙齿

苦涩的说 幸亏
把这一把骨头拖出来了
我只见炉中吐着黑烟的火焰
燃烧的是矿工的身体
留下的都是白色的骨灰

矿工的汗

流再多的汗
也洗不清脸上的煤灰
从矿工鼻尖流下的汗
不是水 是墨

矿工与香烟

他每天上班前
都默默的点支烟
一半给自己煤一般的肺
一半给脚下厚实的地

他每天下班后
都兴冲冲的燃一只烟
一半给自己雪一般的牙齿
一半给炉中血一般的煤

夏天的车间

□唐以洪

车间又变成了烤箱
我们冒着热气
像一只只被加工的
红薯

几台风扇在摇头晃脑
但我们幻想空调
把厂门口的树影想成一块
冰凉的苔藓

管理锋利的目光
穿透办公室的厚玻璃
在流水线上切来切去
恨不得把我们切成

瘦瘦的薯条

机器是热的
流水线烫手
空气有点灼人
偶尔出现的老板
像走出冰箱的冰条
散发着一丝丝寒气

更加寒冷的是月底
几张薄薄的钞票让我们的心
从零上降到
零下

冬天，有鸟飞过

□严纪熙

有鸟飞过 冬天的土地
难觅一处温暖的巢

远离故土，迷失于水泥的丛林
一只皴裂的手，拣起一枚湿热的鸟粪
记忆的温度逐渐升高，直至
热泪盈眶

寒风中，有鸟不鸣

大雪过后，我们已无路可逃
静静躺在简易木板房的地板上，等待
一只神秘的竹筐从天而降
我们无力飞翔，或者反抗
命运的绳子紧紧攥在猎者的手上……

孩子来插班

□余洪

送孩子进异乡的学校
提前三月报名
等通知 考试 录取

第一天报名
带上户口本 暂住证 厂证
校长摆摆手
还要计生证 公司证明

来回数趟
交上借读费 体检费 课本费
领了一张学生证
孩子插班成功
就读小学三年级

上学第一天
孩子带回来一张通知单

缴生活费 保险费 课外活动费

第二周
孩子又带回来一张通知单
买课外书 买红领巾 买校服

第三周
孩子又带回来一张通知单
展开眼前一晃
我像喝了半斤二锅头
赶紧把银行卡给妻子

半小时后妻子和孩子站在我面前
气呼呼地说
卡上的钱呢
忘了
还差十天才发工资



（同一首歌 曾振海 摄）

2003年深圳。一群没回家的打工仔过年时的情景，他们来到公园一角，围坐在一起，唱唱歌，算是过年了。

工友王建国

□陈再见

王建国
口吃患者，轻易不说话
一米七八的个子
体重却只有五十公斤
可见有多瘦
蓄长发，分中界，经常把右眼埋在头发里
左眼看世界
有时看得比谁都真切

在工厂里
王建国是拉长，我的上级
我们都称呼他叫王拉
有一次，我说，完啦……
远远的他马上跑过来，说，什么事？
我说，完啦，我忘了打卡了
大家都笑
他的脸飞红
下了班
我和王建国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经常到工厂对面的湘菜馆吃酒
一个红烧豆腐，一瓶青岛
两人面对面，不说话
一小口一小口的吃酒
然后轮流结账
彼此心知肚明
一次都没多付
一天，王建国在车间里被陈经理骂
所有工友都听见了
可都不吱声，像一群受惊的老鼠
几天后，王建国就走了
工厂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理由：
近日丢失的mp3机器与某些离职的人员有关
哦，这真是一个好借口
漂亮的公报私仇
离开工厂后

王建国说他再也不进工厂了
十年的工厂生涯要来个了断
我问他准备干什么
他撩起头发，露出久不见风日的右眼
说，做生意

王建国真的做生意了
他租了个十平米的房子
在房里做饭炒菜
然后用自行车驮到某个工厂门口卖
一份三块钱
第一天赚了十块钱
第二天赚了十一块
……

期间
我去过一次王建国的租房
带了青岛一瓶
他动手炒了个红烧豆腐
味道还真不错
一问，才知道
王建国在家乡洛阳当过两年的厨子

一个月后
王建国突然给我电话
他说，有工作介绍一个吧
我一愣，说，生意不做了？
他说，亏了，还是打工比较实在
几天后
我和王建国又成了同事
只不过
我是拉长他是我的手下
这之后
王建国也挨过多次的骂
却再也不敢顶嘴了

农民工（外一首）

□陈俊勉

用心磨快刀锋
忍痛割断亲情的脐带
搁置贫困的日子
把一夜致富的梦和无奈
潦草地装进行囊

像是出演一部人生剧本
蒙太奇贯穿全部剧情
在霓虹灯闪烁的背景里
命运的摄像师不停按下快门
把生活远景，从一个工地
切换到另一个工地

在淡入淡出的画面上
依次闪出一组特写镜头——
写满忧郁与渴望的眼睛
浸透生活汗腥的铺盖卷
从枕头下小心打开的全家福

在城市的夜幕下
思乡的伤口，在梦里
一寸寸扩散

鸟

故乡的村庄
有一片茂密的林子
鸟儿们常在那里聚会

唱歌，练琴，吊嗓子
我的父老乡亲
多像林中的百鸟
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一代
繁衍生息

不知是哪一天
从哪里刮来一阵西北风
乡亲们像长了翅膀的鸟一样
能飞的，都扑翅飞走了
飞入繁华的大都市
飞入水泥钢筋的大森林
剩下几只老弱病残的鸟
独守故乡的残枝

我真担心
那些远走高飞的鸟
岂能掌握好自己的方向
我仿佛看到一伙猎人
正在暗处布设陷阱
一些鸟，便成为笼中之物

而另一些鸟
因为水土不服
渐渐丢失了光泽的羽毛
被水泥钢筋的尖利枝条
撞得头破血流
遍体伤痕



□李春风

老木 回来啰
回来护你的儿女
回来穿衣吃饭
风吹雨打你怕呢
雷鸣电闪你怕呢
略有回来啰
回来啰 回来啰

农民老木那一双穿着解放鞋的脚
踏过了田地里的每一寸泥土
踏过路上的牛屎马粪
踏过一个农民四十多年的艰难之后
在儿子上大学之后
又踏上了去他乡的打工路
当他的一双沾着泥土
沾着牛屎马粪
沾着一个农民的汉水的解放鞋
踏上可以照见人影的地板时
农民老木笑了
不安的笑
憨憨的笑
他说城市就是可以用地板作镜子
可让他不安 深深的不安

农民老木 戴惯了家乡的破草帽
也戴惯了他乡的安全帽
走惯了田间小道
也走惯了每日往返的红塔大道
赶惯了家里的牛车
也坐惯了拥挤但没有人敢挤他的公交车
农民老木 习惯了作一个农民
民工老木 也习惯了作一个民工
习惯像一个农民一样埋头苦干的民工
习惯像一个民工一样抬头看天沉思的农民
习惯用蘸着唾沫的手指数用汗水挣来的钱
习惯把饭盒里的肉夹到工友的饭盒里
习惯在赶工期加夜班时把一个冷馒头藏在包里留给瘦弱的小工友
习惯像保存宝贝一样保存捡来的汽水瓶
习惯在休息时边抽着大丰收边想着什么
农民老木 民工老木
你在想什么
当你从你自己搭的几十层楼高的架子上掉下来时
你又在想什么
想你干瘪枯萎的老娘
想你像大麦一样枯黄的婆娘
想你满怀希望的儿子
想你乖巧伶俐的姑娘
想你来不及递给老娘的糖粑粑
想你来不及送给老婆的衣裳
想你来不及寄给儿子的学费
想你来不及给女儿买的书
想你的二亩谷
想你的漏雨的老屋
想你闲置的犁耙
想你的破解放鞋
农民老木 从他自己搭的几十层楼高的架子上掉下来
像一把稻草 在收获了稻谷之后枯了 也死了
农民老木站着走出去
民工老木躺着被抬回来
你的老娘为你哭
你的老婆为你哭
你的儿子为你哭
你的女儿为你哭
吃过你饭盒里的肉的工友为你哭
吃过你的冷馒头的小工友为你哭
你有没有听见
老人们说死在外面的人灵魂会一直留在外面 叫死者不能安生

今天 你那干瘪枯萎的老娘
拿着你破旧的衣裳
点着三柱香 端着斋饭 站在村口
用她哭不出来颤抖的声音在呼喊 给你叫魂

隔山叫你隔山应
隔河叫你绕桥来

你有没有听见

老木 回来啰
回来护你的儿女 回来穿衣吃饭
风吹雨打你怕呢 雷鸣电闪你怕呢
略有回来啰
回来啰 回来啰

城中村：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

□柳冬妩

中国乡土大地历史悠悠与沧桑厚重，一直是诗人写作的源头，田园情结在诗歌里已呼吸了几千年，而散布在中国大地的上百万个自然村落自然就成了几千年农业文明的自然载体。但在二十世纪末期，随着城市的快速崛起，一个国家的乡村史终于被史无前例地改写、刷新或者终结。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是这些变化的主体，同时也是强烈的感受者，他们当中触觉敏锐的“打工诗人”更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变化，更应真切地全面地表现出这些变化，表现出这些变化中最能代表时代鲜明特征和意义的部分，透视出乡土中国梦魇般的生存图景。“打工诗人”绝大部分出身乡村，乡村事物和乡村经历是一种不可忽略的背景。但对打工诗人写作进行考察之后，我发现对打工诗人影响更大的不是他们家乡的“空心村”，却是乡村的另类——“城中村”。城中村与农民工，这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过渡性称谓，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宿命。雅斯贝尔斯说：“过渡阶段是一个悲剧地带”，打工诗人就是悲剧的承担者。城中村是打工诗人现在的栖息地，是他们孤寂、焦灼或淡漠的目光一直深切关注的存在之网，也是他们在行为和灵魂搏斗中企图触及和超越的最真实的真实。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变迁实际上就是两个村庄的变迁，中国的冲突就是两类乡村的冲突。打工诗人的写作在中国两个乡村的广阔背景中突出我们民族的命运。他们的写作与他们自身的命运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乡土中国的沧桑变化，痛苦或幸福的经历。“打工诗人”直面都市层层推进、乡村节节退却景观，在古老与现代碰撞中，在农业文明蜕变语境中，书写心灵遭遇的激烈分化和冲突。在进入打工诗人的“村庄”之前，先看看著名诗人杨克的《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有助于我们对打工诗人写作背景的洞察。

厂房的脚趾缝/矮脚稻/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它的根须/疲惫地张着/愤怒的手 想从泥水里/抠出鸟声和虫叫/从一片亮汪汪的阳光里/我看见禾叶/举起的脊背//一株株稻穗在拔节/谷粒灌浆在夏风中微微笑着/跟我交谈//顿时我从喧嚣浮躁的汪洋大海里/拧干自己/像一件白衣/昨天我怎么也没想到/在东莞/我竟然遇见一小块稻田/青黄的稻穗/一直晃在/欣喜和悲痛的一瞬间

东莞作为工业时代让人自豪又让人沮丧的新兴城市，这个二十年前还是一个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农业县，如今已脱胎换骨成国际制造业名城，近千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躬身其间，为数量众多的打工诗人在村镇之间流浪和歌吟。“厂房的脚趾缝/矮脚稻/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工业社会，钢铁的客人踏碎了田间的小路，人类失去了最后的田园牧歌情调和与大地的联系。诗人写出了对田园和大地的怀思，对精神性和灵魂的关注，对异化的敏感和拒绝。诗人在感受着土地的疼痛，“愤怒的手 想从泥水里/抠出鸟声和虫叫”。诗人对“一小块稻田”热忱而明显的问候是自然而不可抑制的，对城市迫切而焦急的关照也充满善意的爱护。稻田是乡村的象征。乡村是人类的童年和暮色，是回忆中有星星和月亮的夜空。但工业化飓风催生的城市化浪潮，使东莞六百多个行政村几乎都看不出乡村的影子，已变成“速成”性质的现代都市的一部分，黄麻岭便是其中最普通的一个村庄。城市对农村的步步侵占，动态的城市文化不断向乡村文化渗透，而静态的乡村文化或趋从，或退缩，或负隅顽抗，农村的退让或屈服是势在必行。对置身其中的“打工妹诗人”郑小琼而言，黄麻岭村便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暗示，为她提供一种巨大的想象力。打工诗人以诗的折光，再现和观照了变革时期的“乡村”生活场景和生命景观。工业生命力在打工诗歌中闪烁的火花映现了我们身后漫长的村庄阴影。

我抚过提及/它暮色中温暖的群楼/晚风吹过荔枝林/送来的喧哗/夜间的漫游者/街灯下一串一串外乡人的暗影//我在它的街道上行走/喝着它忧郁的月光/饮着它薄薄气息的乡愁和繁华/黄麻岭：一个广东的小小村庄/它经年的繁华和外乡人的美梦//我记住的是它的躯体上的一个小小的五金厂/它盛装我的青春、激情和/来不及倾诉的乡愁（郑小琼

《黄麻岭》）

黄麻岭的月亮充满了欲望/走在深夜的小巷/经过欲望灯火 闪亮的发生/那些命如黄叶的女孩张开血色的嘴唇/吞食这暗夜的清纯/她们年轻的女血换来微薄的纸币/黄麻岭的月亮 向广漠的群楼挥洒着淡淡的情色光线/晚风吹过它皎洁的身子，象在睡眠/五金厂、玻璃厂、制衣厂和一所孤独的学校/在月光中闭门不出……/黄麻岭市场的腥味象月光一样袭来/只有那扇窄窄的门还开着/让一溜子属于记忆的月光/走进村口 明白吗/这是黄麻岭 一个开放的小村/它半夜的月光灰蒙蒙/象似还在病中（郑小琼《月夜黄麻岭》）

今天，中国的城中村，“象似还在病中”。城中村里的生活是鱼龙杂陈和泥沙俱下，它是芜杂的因而又是浑厚的和多声部的，它是变化着的因而也充满种种欲望。郑小琼对黄麻岭的独特书写，触摸到了“城中村”的具像与情景，透露出时代文化精神变化的某些信息。在郑小琼对现实的勾勒描述中，我们所看到的“黄麻岭”，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隅图景，但她所表现的灵魂的具象画面或演绎过程，也许为我们提供了更为详尽细致的把握。她试图通过对黄麻岭的书写，展示被这个时代的现象与事件处理过的人的心灵——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在一个烦躁和灰尘太多的世界里，生命的能量无法得到恰如其分的释放，种种有关人的命运的悲剧便接踵而至。关注心灵的诗人无法拒绝世界的烦躁，但她又不愿为缤纷的色彩所迷惑。“这么多年 小酒馆的主人换了三个/但是卖苹果的河南人没有走/只是老了一些，理发店的女人换了无数次/还有同我一起来这里的六个人/一个去了深圳出卖身体/一个在南海开自己的服装店/一个在韶关搞传销/还有一个在流水线上劳作/一个回家嫁了人，最后一个还在黄麻岭黯淡的路灯下/念着这首诗”（《给予》）。我们在这位身处生活底层与深处的“打工妹诗人”的心灵倾诉中，体察到一种与醉解沉迷莺歌燕舞截然不同的生活内容，她揭露了我们时代生活中被忽略的部分。

在东莞，这座对“打工诗人”而言有许多欢乐也有许多不快的城市里。在中国一切发达地区，感情上的疏远造成了太多太多人的苦痛。也许，由于缺乏与周边环境的亲近和谐，以及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家的感觉，因而之于一名打工者或一位流浪者或一名移民，不管我们怎样称呼他，要迫使他与现时社会融为一体看似合理却又非常矛盾。打工诗人置身其中的“城中村”越来越开放，但对一个外乡人来说，“城中村”却越来越坚固得像无法进入的堡垒。郑小琼的诗中对于这种情境有真切的表现，这不仅说明了打工诗人作为主体的“人”对“存在”的本真状态的追问，而且也凝聚着打工一族拆除文化壁垒以及重新面对世界的心理过程。“我写到路灯/它孤独，是啊，它多象一个生病患者/我写到街道，它宽广，灯火辉煌，但是哪里又有我站立的地方/我写到五金厂的炉火，它暗淡的光啊，它照亮我苍白的青春……/我写到黄麻岭，这个收藏我三年青春的沿海村庄/啊，我又将写到自己，一个四处奔波的四川女孩/啊，这打工生活—我将要忍受怎样的孤独与命运”（《我写道》）。“一双眺望未来的眼睛/活在异乡的村庄里，只是在深夜/在拥挤在开发这棵树上的耕地的荒凉里/传来两声古典的蛙语与虫鸣，你才发现它们/和你一样，一年一年的活在不由自主的流浪中”（《活在异乡的村庄》）。活在异乡的村庄，活在不由自主的流浪中，郑小琼仿佛是被动的，是一个“物”。她无奈于其中，无言于其间。“风中的树木、纸片，随风吹起/它们不由自主的聚式多象我/一个流浪在异乡的人/在生活的风中踉跄/一盏明亮的路灯照着比纸还白的面孔/月光消瘦得如一行单薄的汉字/它今夜会不会温暖我的梦境”（《流浪》）。异乡的月亮温暖不了打工诗人的梦境，郑小琼不得不在诗中回到那个遥远的父母之乡，在真正的乡间形象与词语中回忆人类美好的生活以苏醒一种在现代工业文明中日渐消亡的人类朴素、善良、透明、纯净的自然情感。在《夜》、《清晨》、《呐喊》、《秋草》等诗中，诗人把目光从她置身其中的黄麻岭

抽出来，把你在不知不觉中引入了一个新鲜而亲切的内陆乡村景色，带进“嘉陵江边的那个小小的村庄”。

怎样才能描述一个乡村的夜晚/二千吨的黑与静 覆盖着屋舍田野树木/一滴沾满露水的星辰和三钱重的蛙鸣说破夜的秘密//六月的玉米地里倾泻着喃喃自语的拔节声//一条河流突然停止奔跑/接下来 一只惊飞的鹭鸟/突然撒下五斤的尖叫//一个轻如鸿毛的乡夜突然重了（《夜》）

这些带有乡村胎记的意象沉淀着诗人的情感和梦幻。这与诗人现在所置身的乡村——城中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人把心灵贴近了诞生和逝去的美好故土，寻找着自己的根系与命脉。贫穷的故乡，在诗人的描写中比实际情况要美好得多。因为现在我们永远失去了它。诗人带着伤害去爱，在流离失所中不断通过语言去回望那唯一的故乡。“别人的屋檐你必须低着头进去/我常常想起古代那群寄人篱下的诗人的呐喊……/我的血液里注定排斥着这个城市/我的血液还盛装着北方那个村庄/尽管它贫穷而荒凉尽管它卑微而潦倒/但在我的心中，它是一座山的重量”（郑小琼《居住》）。但诗人终究不能回到田园牧歌式的中世



(车间母子 曾振海 摄)

纪梦境中，那不仅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更是一个贫乏的世界。“多少年了 我还在怀念那场经年的大雪/飞翔的弥漫在二千里以外的村庄、山岗、河流、树林/以及一个叫永红的小地方/简陋的鸡鸣中/我躺在床上，倾听咳了三十年的父亲/……那一个在雪地里佝偻地担着蔬菜的老人/他必须穿越六里路长的积雪/去一个幸福的镇子 他必须在冻雪中/变完最后一棵还冻雪的蔬菜……/我看见雪花压在父亲，痛/在心中弥漫，像那年的雪一样扩散（郑小琼《雪》）。在那个叫永红的小地方，打工诗人看到了村庄的灵魂，父亲的灵魂，农民的灵魂，沉闷、清贫、失意、纯朴、缺乏活力，它已经经过暮年，被沉思、回忆和绵长的等待所缠绕，家园已经荒芜，那里的人象梦的影子，消失、重逢、再消失，若即若离。与发达地区的城中村相对应的，在国数以十万计的内地村庄正在蜕变成“空心的村庄”，被现代化所遗弃的性质使之忍受着孤寂和无言。“门前的路被杂草掩盖/我只能在记忆中分辨出来/一些亲切的门已不存在/剩下的门一直关着/锈迹斑斑的锁/等待偶尔的打开和最终的离去/钥匙挂在千里之外的背包里……/熟悉的人越来越少/陌生的狗越来越多/我望它们一眼/它们也望我一眼/我真想像狗一样对着村庄狂吠/让沉睡的鸟儿一只只苏醒”（柳冬妩《空心的村庄》）。这是我2001年秋天回到

故乡皖西那个叫会馆村的村子所看到的真实场景。面对一种被工业社会和城市化进程所遗弃的乡间景色，我像一个旅游者一样回到故乡，但注定又像一个旅游者一样匆匆离开。对很多人来说，“乡村”这个词语已经死亡。不管是发达地区的“城中村”，还是内陆的“空心村”，它们都失去了乡村的灵魂和财富，内容和形式。一无所有，赤裸在大地上。

法国诗人佩斯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仪式上致辞说：“诗人不拘而同地同历史上的种种变迁联系着。在他时代的悲剧中，对任何事物他都不会感到无动于衷。祝愿他在这个狂暴的时代里为大家鲜明地表达出对生活的兴趣吧。”在打工妹诗人郑小琼构建她黄麻岭诗歌群的时候，另一位四川打工诗人张守刚的“坦洲”已浮出了诗坛：

不大不小的坦洲镇/盛装着忧郁 缠绵和/轰鸣的工业/穿过坦洲污秽的街道/穿过陌生的目光/穿过金钱和色相的诱惑//每天 炙热的河边/俯着许多失意的人/他们迫于生计/做违心的事/他们对着河水顾影自怜/试图找回自己/圆滑的风从水面拂过/揉碎他们模糊的脸//走在坦洲/常常看见/一张张贫血的脸/冷漠忧郁

天 污黑的水/晃动着眼前/偶尔飘过一具两具动物的身体/还夹杂一些古怪的气味/在我捂住口鼻的时候/挤进出租房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我住在这里 吃饭睡觉/还有很多和我一样/住在河边的人/我看见他们快乐地生活/从没有一句怨言/也就慢慢地习惯了”（《我就住在河边》）。坦洲河与在河边的人，被摄入工业文明巨大的胃囊里。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发展的文明程度不断加剧着与自然的对立，日益完备的理性秩序不断加剧着与感性的冲突，打工诗人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两难处境。诗人对故乡的那条小河投入了无限的眷恋：“那条小河身子一摆/富家坝就清爽地站起来/谁家的娘在喊谁的乳名/山抱着答应/蝉鸣四起的午后/小河里泡着好多/光屁股少年/在娘的叫声里的那个/惊慌地提起裤衩/躲到河边树丛去了/而富家坝离我越来越远/在八年乘以一千公里的/远方/我满身是汗/想起那个光屁股少年/心里就有一股清泉”（《富家坝》）。富家坝抽象为色彩鲜艳的中国画，放在灵魂最干净的位置。还乡、童年、梦境，诗人在诗中伸展儿时的腰肢，走向时间清贫的源头。但诗人早已不是那个光屁股的少年，诗人现在置身的坦洲河边在天天上演着文明的假面舞会。“在河边 每天/总有人坐着或靠着/在那里打发时光/他们是多么幸福的鱼儿//一个少女痛失贞洁/在黄昏的河边失魂落魄/她试图通过风和河水/找回自己/浑浊的水映着她忧郁的脸/有些扭曲/而一邻双巴巴的老手/让她再次走进深圳”（《在河边》）。张守刚的诗呈现出对生活的投入、反省、嘲讽和热爱，就像是生活的供词，坦白、单一、波澜不惊，有着偶不提防就会闪出的尖锐。

一个外乡人，完全可能带着某种功利目的，去一个城市实现自己的梦想，但它并不意味着这个人会对这个“驿站”产生情感的皈依。然而，这种不可能性却在越来越多的打工诗人身上成了一种可能。尽管他们还怀念着自己那个遥远的父母之乡，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内心深处热爱着自己正在生活着的这座座城市和星罗棋布的“城中村”。有了这种热爱，张守刚虽然不是户籍意义上的“坦洲人”，但他却是精神上依恋着这片土地的“自家人”。张守刚真正以情感皈依的立场来凝视并批判这片土地，不仅主要在于这片土地不断积累而成的经济与文化优势对人们呈现出的巨大诱惑力，更在于他为这片土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体力、情爱和智慧。“坦洲是一个边陲小镇/它隔祖国的心脏很远/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它将我/吃掉”（《在坦洲镇》）。张守刚对坦洲的“乡情”真实感人，是一种意味深长的东西。诗人渴望坦洲吃掉自己，渴望融入那片土地，但消耗掉十年青春的坦洲却对诗人置之不理。“坦洲对我爱理不理/我抓不住坦洲的手/经常浪足机声隆隆的林立厂房”（《坦洲镇》）。在坦洲，张守刚终究是一个孤独的异乡人。“走在金斗大街/常常遇见和我一样流浪的人/走向与我相反的方向/他们搜寻的目光/在寻找金钱和爱情/那么多同命运的人/一个也不是我的同行”（《走在金斗大街》）。2003年，张守刚抓不住坦洲的手，像候鸟一样回到了“中国西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而坦洲的繁华仍在继续，但已不属于对它又爱又恨的打工诗人。在重庆云阳县的一个小乡村里，打工诗人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的那个“坦洲”去，这个“坦洲”由他爱过、恨过的一切所组成。

让我再次想起你/亲爱的坦洲/在中国西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你的形容浮现在我清贫的日子里/这里已经冻得发抖/我有些浑浊的目光/看见你依然裸露双臂/你的丰满使每个人都动心的那种//在我最落魄的时候/你的宽容收留了我/十年光阴 说短不短 说长不长/我面黄肌瘦的青春/从那里开始 在那里结束//不会忘记 孤灯下的清影/不会忘记 机器轰鸣的夜晚/还有在夜晚里通宵不眠的异乡姐妹/她们失血的脸总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张守刚《坦洲·坦洲》）

在打工诗人对“城中村”的远距离与近距离的书写中，表现了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差异的尖锐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价值观念和心

理的深层次变化。像黄麻岭、坦洲这样的已经“现代化”的村镇，在不少诗人的笔下都曾大量涌现。打工诗人通过透视“城中村”的种种异象，质疑了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生活状态和生活逻辑的合理性。打工诗人对“城中村”的深入像一张网使人挣脱不开，陷入迷乱。如安石榴的“下梅林围面村”：“下是下流的下/梅是梅毒的梅/应该是淋病的淋……/当发廊的冷气点燃我/皮肤上的火焰/我对着一位按摩女郎/朗诵了比诗句更好的表白/性欲欲去我身体的寂寞/把我的内心掏空/下梅林围面村/发廊和大排档开张暖昧的胃/老板般的微笑像临街的广告/在中午的快餐店和/傍晚的士多店里/穿睡衣的二奶/把她扭扭的孤独/像手机号码一样交给/下班路过的男人/……”（安石榴《下梅林》）。深圳下梅林围面村是美丽和富裕的，同时又有着一不可理喻的黑暗和丑陋性。美丽的深圳用它的美丽遮掩着“城中村”的灰暗景象。“下梅林”的生活迅疾、杂碎、混乱、无聊、荒诞、凄艳、冷酷……。这几乎是所有城中村特征。当今我们的“浮世绘”里，正游移着许多只有肌体而无灵魂的躯壳，在这样的生存背景下，诗人还在关注灵魂，关注生命的悲剧和危机，不啻是一付清醒剂，一剂治病的良药。都市的疾病成为诗人咏叹的主题，体现了人类在精神堕落和下滑时的清醒。

对于打工诗人来说，故乡的村庄是唯一的，而异乡的村庄却是变动的，不停地变动着他们生存的背景。像张守刚那样能在一个地方打工十年的“打工诗人”比较少见。如谢湘南写过《在西丽镇》、《北岭村》）、《1997年，在深圳的三个村子里》、《中途三月，在平湖》、《在福田》等数十首以深圳村镇为背景的诗歌，这些村镇都是谢湘南曾经生活的现场和写作的现场。这从一个侧面反证了诗人在艺术上的自觉和自律，同时也折射出动荡漂泊的打工生活在诗人身上打磨出的印记。如果揭开诗人作品里隐含的意象，我们就可以清晰的找到谢湘南年轻的生命旅程中，那些乡镇和“村庄”留在生活里的记忆。这些有的是直截了当的描写，有的是间接的暗示，更多的是他的经历同时他的观察和思考溶合成一个难分彼此的总背景。时代的变迁已使“乡村”的一切可见之物都面目全非，打工诗人洞悉了惶惶历史的变形记，有些东西已凝成了诗歌那秘密的核，显现出应有的坚硬质地。

打工诗人对两类“乡村”具体和精细的描绘，表现出中国发展“速度”所带来的深刻冲击，昭示了新空间结构的变化提供的全部力量和可能。他们在记录将要消失、正在消失和已经消失的东西。他们要做到的是留下一份关于村庄晚年的生存记录。这一点，在现代化、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可能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些“乡村”原来都有十分特别的结构和规范的人际关系，但在二十年的城市化工业化中业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无疑是显示了这个社会在全球化与市场化大潮之中的新的空间格局的形成，也显示了中国变革的全部力量与巨大的速度。它冲垮了乡土中国的结构基础，改变了“农民”生活的全部意义。一切又在重建。在打工诗人的这些文本中，我们不仅处于变化的开端，而是已经面临变化的结果，不是仅仅出现了新的社会格局，而是这种新格局已经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早已不是这个新的空间结构是否存在，是否可能存在，而是我们在这个结构之中如何学习生存的问题，如何面对“都市文明”和“农业文明”的问题，如何面对那些生活在“城中村”中的人们。都市文明是进步的东西，特别是比农业文明有很多进步。当然，它可能丢掉了农业文明中一些美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创造更好的都市文明的问题，而不是完全批判、拒绝都市文明。“我所认识的乡村/和诗人讴歌的乡村不同/我所认识的乡村/不愿再做贞洁坊/养活一群精神阳痿的人/我所认识的乡村/是正在丰满的身体/渴望城市的抚摸/哪怕那双手/有点肮脏”（朱剑《我所认识的乡村》）。照这么说，也许我们更应该换一种积极的思维和行动，来观照我们所在的乡村和城市。城市虽然冷冰冰的，但却是不可阻挡地往前走，而乡村不再满足于以往的宁静和诗情画意。城市文明、城市文化是方向，将来肯定越来越多的乡村城市化，虽然“有点肮脏”。